

以转化求忠实：《捎话》英译本“万物有灵”观的跨语际再现研究

陈志敏

新疆大学外国语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 2026年7月9日; 录用日期: 2026年8月10日; 发布日期: 2026年8月21日

摘 要

《捎话》是茅盾文学奖得主刘亮程的长篇小说, 以“万物有灵”为核心叙事内涵, 构建出灵性互通的文学世界。其英译本——程异的*Bearing Word*, 作为该书首部正式出版英译本, 对中国文学外译传播具有重要价值, 为考察灵性叙事的跨语际传递提供了典型样本。本文采用原文与译文的对照分析法, 从动词选择、语义优化、语态重构、语篇调控以及认知等效五个维度, 系统分析“万物有灵”叙事内涵的再现策略与效果。研究发现, 译者突破英语物我分明的表达惯性, 以语言转化实现深层忠实, 有效传递出中国文化中万物共感、灵性互通的叙事特质, 在可读性与文化再现之间达成平衡。本文通过系统考察译文对“万物有灵”叙事内涵的跨语际再现策略, 以期为当代中国同类文学的英译实践提供参照。

关键词

《捎话》, 英译, 再现策略, “万物有灵”观, 刘亮程

Achieving Faithfulness through Transformation: An Interlingual Study of the “Animistic” Worldview i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Bearing Word*

Zhimin Che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July 9, 2026; accepted: August 10, 2026; published: August 21, 2026

Abstract

As a novel written by Liu Liangcheng, the winner of Mao Dun Literature Prize, *Bearing Word* (Chinese title: 《捎话》), is centered on an “animistic” worldview, creating a literary universe in which all beings are spiritually interconnected. Its English translation, *Bearing Word* by Jeremy Tiang, serves as the first formally published English version of the novel, holding significant value for the global dissemin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abroad and providing a representative case for examining the interlingual transmission of spiritual narratives. Adopting a comparative analysis between the source and target text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strategies and effects of rendering the “animistic” narrative connotation across five dimensions: verb selection, semantic enhancement, voice restructuring, textual modulation, and cognitive equivalence.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translator breaks through the English convention of strictly differentiating subject from object, achieving a deeper faithfulness through linguistic transformation. The translation effectively conveys the narrative characteristic of “shared sensation and spiritual interconnection among all things” embedded in Chinese culture, striking a balance between target language readability and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By systematically exploring the interlingual reproduction strategies for the “animistic” worldview, this paper aims to provide a referential framework for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similar work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Keywords

Bearing Word, English Translation, Representation Strategies, Animistic Worldview, Liu Liangcheng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茅盾文学奖得主刘亮程[1],以“万物有灵”为精神内核与叙事根基,构建了长篇小说——《捎话》。在此书中,生命不再囿于人类,世间万物皆共享世界、生生不息。在人和万物共存的世界里,人语、风声、驴叫、狗吠、鸡鸣等均可“言说”、拥有意志,打破了人与物、主体与客体的传统边界。这种书写方式不仅构成了小说的核心美学特质,更体现着汉语传统中对物我关系的独特理解。

2023年,程异[2]的英译本 *Bearing Word* 在英语世界中首次亮相,为这部充满灵性叙事的作品打开了跨文化传播通道。然而,目前学界对《捎话》的研究多集中于原作的美学表达与文化内涵,对其英译本的研究尚未开始。“万物有灵”作为小说的核心叙事内涵,高度依赖汉语特性与文化传统,如何将其有效移植到英语语境中,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翻译命题。

基于此,本文以程异的《捎话》英译本 *Bearing Word* 为研究对象,聚焦于译文中“万物有灵”叙事内涵的再现策略与效果,通过原文与译文的对照研究,探讨译者在跨语际传递中如何在英语表达习惯的约束下,将“忠实”从“效果趋同”转向“内涵再现”,在目标语中复刻源语万物共感、灵性互通的文学世界,借此为当代中国同类文学的英译实践提供可资讨论的样本。

2. 《捎话》英译本“万物有灵”叙事内涵的再现策略与效果分析

为具体呈现程译本对“万物有灵”的再现策略,本章以全文语料对照为基础,结合文本细读与翻译

分析,从动词选择、语义优化、语态重构、语篇调控以及认知等效五个维度展开系统考察,通过典型案例逐层揭示译者对“万物有灵”叙事内涵的跨语际转换路径及效果。

2.1. 动词选择: 赋予非人实体主体地位

动词是构建文本叙事的核心载体。汉语是动态的语言,善用动词赋予非人实体自主行为;英语则偏静态,多使用名词或弱势动词,将“物”视作被动客体。因此在英译汉的过程中通常使用动词的过渡处理,弱化其行为以符合英语的表达习惯[3]。在《捎话》“万物有灵”的世界中,非人实体的灵性特征往往通过动作的表达得以体现。程译本则突破英语常规弱化动词的习惯,通过强势动词与抽象动词的选择性使用,将非人实体塑造为施动主体,为“万物有灵”奠定句法基础与认知前提。

2.1.1. 介入强势动词将本能行为强化为自主行为

强势动词是指有着强烈目的性或较强感情色彩,用以描述具体动作或行为的动词[4]。通常英译以弱化动词贴合英语的静态偏好,而程译本恰恰与之相反,为凸显非人实体具有自主意志,可有选择性地做出与人类一般无二的动作,译者反向使用强势动词以还原原文中非人实体的自主动作。

例1: 原文: 黑勒城的毛驴把话传给进城驮货的乡下毛驴,乡下毛驴站在村头往另一个村子叫,另一个村子的驴接着往更远的村子叫。(刘亮程, 2018: 03)

译文: These words were borne by a Heile donkey to a country donkey carrying goods into the city, who stood outside the village braying the news to the next village, where another donkey passed it on even farther afield. (程异, 2023: 10)

原文中毛驴作为非人实体,被赋予“传话”的人类行为,是“万物有灵”的典型体现。在此类描述下,毛驴不再是单纯的牲畜,而是成为拥有自主行为意志且能与同伴互相传递信息的主体。

译文中选用“borne (bear 的过去分词)”作为“传话”的对应翻译,据剑桥词典,该词除“If you bear something somewhere, you carry it there or take it there. (携带、传递)”的意思外,还有“to hold or support something (承担、肩负)”之意,此类含义均以人类为施动者,体现出驴在信息传递中的主动承载性,凸显其作为“传话者”的主体意识;而对于“叫”的动作,译文既保留了驴叫的特征,以“bray”译该词,还与“the news”搭配,将“叫”与“传话”的核心行为链接,使驴叫并非动物本能发声,而是作为传递信息的主动行为,强化驴的灵性;同时以“pass on”译“一村接一村”的传递行为,剑桥词典显示,“pass on”意为“to give someone something that another person has given you (传给)”,超越动物的自然属性,将驴的“传话”行为与人类的社会属性相联系,体现其群体之间的主动协作状态,进一步凸显非人实体的自主行为。

译文通过强势动词的选取,将驴的动作从本能反应提升为有意图、有目的、有协作的主体行为,完美再现原文中“驴有灵”的核心特征。

2.1.2. 选用抽象动词将自然属性显化为灵性意志

抽象动词是指承载人类心理活动与社交行为的认知类、情感类、社交类动词[5]。将其用于非人实体的描写,本质是将事物拟人化,赋予其人的心理、情感与社交属性,让灵性意志从隐性转为显性,使表达更具感染力[6]。程译本精准把握这一核心逻辑,通过抽象动词的对应,再现“万物”所蕴含的灵性意志。

例2: 原文: 身子不知道头里面发生的事情,一下下抽搐,腿在蹬,似乎想跟头取得联系,身体的每个地方都变远,远得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死亡在朝身体的每个部位传递,死亡的消息从脖子传到背、前腿、肚子、屁股一直到后腿;后腿不相信死,它朝上蹬,给头和脖子打招呼,头不理睬,……,它不动了。(刘亮程, 2018: 13-14)

译文: Her body won't know what's happening inside her head. Her torso will twist and her legs will writhe, as if trying to reconnect with the head. Every part of her body will grow so remote, she no longer knows, what's happening to them. The message of death will be delivered to every part of her body, to her back, her forelegs, her belly, her rump. Her rear legs don't believe in death. They'll kick back, trying to communicate with her head and neck, and when her head doesn't respond, ..., and they'll finally be still. (程异, 2023: 23-24)

原文中“身子”“后腿”“头”等作为脱离完整生命个体存在的非人实体,被赋予一系列人类专属的抽象动词,如“不知道”“不相信”“打招呼”“取得联系”“不理睬”,分别体现身体各部位具有认知能力、情感态度、社交意图以及互动思想。这些动词打破身体部位无意识的自然属性,作者将其塑造为拥有独立意识与社交需求的灵性主体,赋予无生命的身体部位鲜活的人格特征,使“万物有灵”的内涵具象化。

译文选取“won't know”“trying to reconnect with”“don't believe in”“trying to communicate with”“doesn't respond”分别翻译该系列抽象动词,将身体部位具有情感深度,行为包含内在意图等人格化核心特征对应体现,让各部位“联系-不相信-打招呼-不理睬”的社交叙事互动完整呈现,进一步凸显其具有的人格特征。

译文精准选用抽象动词,不仅让非人实体的心理、情感与社交属性在英语语境中得到完整传递,也使各部位的灵性意志从文字描述转化为具身体验,重建“万物有灵”的认知逻辑,生动再现原文叙事的温度与感染力。

2.2. 语义优化: 增强非人实体灵性质感

《捎话》常以隐性感受与抽象通感呈现万物有灵,这类内涵在英语表达中易因内嵌的表达习惯变得平淡。程译本通过动副搭配与形名搭配的语义优化,将原文隐含的情感与模糊的灵体感知显性化、层次化,使非人实体的情感、状态以及灵性特征在译文中得到更细腻、精准的体现,让“万物有灵”叙事更具可感性与穿透力

2.2.1. 以动副搭配将隐性感受显化为情感张力

原文常会通过“被感受”的方式彰显非人实体的灵性,如“字”能往皮里钻、引发疼痒、声音能触碰身体、声音还能留下痕迹。这种“感受”不仅是生理反应,更是灵性互动的过程。译者使用动词与副词的搭配,将原文英汉的情感色彩注入动作中,使灵性主体的施动自带情感强度,灵性不再依赖读者脑补。

例3: 原文: 她不住扭头看,那些字一个一个印在脑子里,密麻麻一片黑字,虫子一样往皮里钻,疼痒难受。(刘亮程, 2018: 19)

译文: She kept turning to look, and one by one the words imprinted themselves in her brain, dark clusters burrowing painfully like worms into her skin. (程异, 2023: 28)

本例以“字”为话题,赋予其“往皮里钻”的主动行为,同时让其引发毛驴谢“疼痒难受”的主观情感体验,是“文字有灵”的体现。这一描述告诉读者,“字”不再是单纯的符号,而是成为拥有施动能力、能引发旁人情感体验的灵性主体。原文通过“字像虫子一样往皮里钻”的比喻,让字的动作更具画面感,但对于动作所蕴含的情感色彩,则以毛驴谢的感受体现出来。

根据剑桥词典,“burrowing (burrow 的动名词形式)”意为“to move yourself into a position where you can feel warm, comfortable, or safe ((舒适、温暖或安全地)躲进,钻入;偎依)”,译文将其作为核心动词体现出字像虫子一样,主动、持续钻进皮肤的动作特征,具象化“字”侵入性。其次,译文添加副词“painfully”,

将原文中毛驴的外部痛感转化为动作本身的情感色彩。

这一动副搭配的优化，让“字”从符号变为能引发痛感、具备主动干预能力的灵性主体，既保留原文比喻意象，又让灵性主体的攻击性与感染力在译文中直接落地。

2.2.2. 以形名搭配将抽象感受显化为状态层次

在原文中，非人实体的灵性往往还通过“被看见”的方式得以确认，如驴能看见声音的形状与颜色，能看见痒的颜色，或能看见鬼魂。这种“看见”不仅是感知行为，更是灵性显形的过程。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通过形容词与名词的搭配，将原文中抽象、模糊的灵体显化为层次分明、可视可感的意象，使非人实体的灵性从“被转述”转化为“被呈现”。

例 4：原文：痒是红色的，在能看见痒的颜色的驴眼里，谢浑身发光。(刘亮程，2018: 92)

译文：Donkeys see itches as colours, and now she squints at the red glow enveloping her body. (程昇，2023: 133)

在此案例中，原文将抽象的感受“痒”描述为“红色的”，并将“看见痒的颜色”作为驴的独特能力，这体现了通感修辞实现了灵体特征的层次化呈现。驴在此描述下成为拥有超越人类感知能力，能将内在感受外化为可视现象的灵体。

程译本以“red”直接对应原文的“红色”，将抽象的痒与具体的红色画上等号。但“red”并不只是色彩还原。据剑桥词典，在英语语境中，红色通常与疼痛、紧张、危险与示警等意义相关联。因此这一颜色选择与原文毛驴谢的感受高度契合，使“痒”的呈现不仅具有视觉形态，更带有感情色彩，即驴所看见的“痒”是带有疼痛感的红色。此外译者并未将发光直译为“shine”或“light”，而是选用“glow”。据剑桥词典，“glow”意为“to produce a continuous light and sometimes heat (发光；发热)”，带有由内向外散发的特征，这也侧面体现出“光”并非外部光源的反射，而是主体自身发出的光。译文将“red glow”搭配使用，共同构成一个具有内在表现力的视觉意象：痒是驴体内产生的感受，外化为从身体内部发出的红光。温暖且柔和的“光”与疼痛且紧张的“痒”并存，凸显“痒”的矛盾感，这说明它是温暖的但却令人疼痛；是柔和的却令人紧张。这一矛盾感与“痒”这种介于舒适与疼痛之间的感受高度吻合，具象为读者可感的场景。

通过“形名搭配”的优化，译文将非人实体的抽象状态转化为清晰、有层次感的视觉现象，借助精确的语言选择，使超自然感知能力变得可感知、可想象，将“万物有灵”从叙事内涵升华为现实状态。

2.3. 语态重构：凸显非人实体的施动主动性

语态作为重要的语法范畴，是语言中用以体现动作、状态参与者之间关系，并通过特定语法手段表现的语言表达形式，主要分为主动语态和被动语态[7]。汉语常以意合呈现施动关系，部分施动者隐于语境；而英语重形合，须通过句法结构明确动作对象。在《捎话》的叙事中，非人实体往往是动作的核心施动者，原文根据描写需要，采用不同语态进行表达。程译本则通过灵活运用主动与被动的重构手段，调整句法重心，稳定叙事视角，以凸显非人实体的施动主体性，使“万物有灵”在英语句法中得以稳固再现。

2.3.1. 在主动到被动的语法重构中显化隐性施动者

被动语态的主语通常为句首成分，然其主位是动作目标[8]。译者将原文的主动结构转换为被动形式，并非弱化施动性，而是通过符合英语表达的形式，将非人实体推至语义核心，使其在译语逻辑中传递着灵性特征。

例 5：原文：(狗吠)在诵经声塑起的层层高塔间飘，在眼看亮起来的沙漠旷野上飘，飘到快没声时被下面村庄的

狗吠接住。(刘亮程, 2018: 03)

译文: (A dog barks is) drifting around the pagoda being constructed from chanted scripture, and then over the desert wastes now glimmering in daylight, fading to almost nothing before a dog barks in the village below to receive it. (程异, 2023: 09)

原文描述诵经声“塑起”高塔,通过主动语态呈现“诵经声”以其声音的本质,成为塑塔这一行为的施动者,赋予其类似建造者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体现非人实体“声音”的主动施动能力。

译文将此主动结构转译为“being constructed from”,在语法层面虽呈现被动形式,却将“诵经声”从原文的修饰成分转化为动作的隐性施动者,即“声音”并非“塑起”这一动作的简单执行者,而是“建造”行为的主动发出者,凸显声音的施动行为。被动结构在译文中的使用非但没有弱化主体,反而使声音的灵性特征在尊重译语句法逻辑的前提下获得精准传递。

此类主动语态转为被动语态的形式,不仅通过语法重心的调整,顺应英语形合结构,而且没有削弱非人实体的施动性,以凝练的形式明确施动者的主体地位,避免意合造成的施动者模糊,最终在译文中稳定传递“声音有灵”的叙事内涵。

2.3.2. 在被动到主动的视角统一中强化施动延续性

主动语态的主语通常为句首成分,其主位多为动作施动者[8]。而文内语态前后不一致易造成施动视角断裂,弱化非人实体在叙事中的主体性与贯穿度。译者借助主动句式重构句法重心,保持行文视角统一,施动过程完整,使非人实体在译语叙事中占据主体地位,展示其能动性。

例 6: 原文: 嗡嗡的诵经声响起来,声是扁的,像浮尘像雾,裹着昆塔一层层攀升,升到金灿灿的塔尖时,整个昆塔被诵经声包裹。(刘亮程, 2018: 03)

译文: The hum of chanted scripture was also flat, rising around the pagoda like dust, like fog, up to its glittering point, wrapping the whole structure in holy words. (程异, 2023: 09)

在此案例中,原文将“诵经声”作为描述对象,赋予该非人实体“扁”的视觉形态,使昆塔被其包裹。这种施动能力的体现是“万物有灵”的典型描写。原文前半部分采用主动语态“裹着……攀升”,突出诵经声的主动性;后半句虽仍以诵经声为施动者,却以被动语态呈现“被包裹”,将“昆塔”置于句首,以视角转移和被动语态在句法层面上弱化了诵经声的主体地位。

程译本在处理此处时,将被动语态转换为主动语态“wrapping (wrap 的分词形式)”,使诵经声始终作为动作的核心施动者,确保视角统一;同时此种转换与前文的“rising”保持语法一致性,形成动作上的顺承与呼应关系,使“wrapping”成为“rising”的自然延续,明晰诵经声的施动性贯穿始终,凸显了“声音是有灵主体”的叙事核心。

这种转换不仅消除视角跳转,将原文因被动句式而被搁置的施动主体重新置于施动行为的重要位置,而且让诵经声从“被凸显的施动者”转变为“唯一贯穿始终的施动者”,使其灵性特征不再依赖于原文的被动结构,而是在主动语态连贯的推进动作中得以体现,更为直接、客观地实现了“声音有灵”在英语句法结构中的精准再现。

2.4. 语篇调控: 强化逻辑衔接中的主体关联

汉语重意合,常以流水句推进叙事;英语重形合,需以句法明确叙事主线。《捎话》中“万物有灵”的呈现大多依托意象流转以及隐性施动关系,若直译会导致灵性主体模糊、叙事松散[9]。程译本通过语篇信息量调控,以增译补充隐含逻辑,以省译精简冗余表达,在顺应译语表达习惯的同时,稳固非人实

体的主体施动性，让“万物有灵”在叙事脉络中更具逻辑性和可读性，强化灵性主体关联。

2.4.1. 补充细节以完善叙事脉络

汉语流水句常省略主语或动作载体，依靠语境完成叙事；英语则需显化逻辑链条，否则易使非人实体的灵性被弱化。译者通过增译补充细节，将原文隐含的施动者、动作逻辑等要素显性化，既完善叙事脉络，又强化非人实体的主体性。

例7：原文：北边毗沙城的狗吠是块状的，“汪、汪”的狗吠在朝远处扔土块，扔到西昆寺上空变扁了，成叶片儿，在诵经声塑起的层层高塔间飘，在眼看亮起来的沙漠旷野上飘，飘到快没声时被下面村庄的狗吠接住。(刘亮程，2018: 03)

译文：To the north, the dogs of Pisha City bark in blocks, *wng wng*, each a brick flung from afar, only to flatten as its arcs overhead and turn into a leaf, drifting around the pagoda being constructed from chanted scripture, and then over the desert wastes now glimmering in daylight, fading to almost nothing before a dog barks in the village below to receive it. (程异，2023: 09)

原文为典型的流水句，以“北边的狗吠”为始，通过一系列动词“扔”“变”“成”“飘”“接”，串联多个场景，通过空间转换构建画面。句子结构松散，动作主语隐藏，是汉语意合表达的体现。原文中“万物有灵”体现在各类声音以及物等非人实体之间的动态交互，赋予声音行动轨迹，且转化为可视形态，呈现万物的灵体特征。

程译本在保留原文意象的基础上，运用增译手段，显化动作的逻辑主语，强化句间逻辑衔接与主题关联。在第二个小句中，译者增加“*each a brick*”，将原文中的“块状狗吠声”具象化为“砖块”，并将其补充为“扔土块”这一动作的施动者，使原本隐含的“扔”有了明确的动作主体，增强非人实体“狗吠声”的能动性。同时，这一主语的补充使得句间视角保持一致，将场景转换完善为更具画面感与逻辑连贯性的呼应闭环。

增译并非冗余添加，而是为了适配英语形合需求。在译文中使用增译，不仅补充了原文隐含的施动关系与逻辑链条，将原文依赖于汉语流水句的主题句转化为逻辑清晰，视角一致的主语句，符合英语表达习惯；而且通过细化非人实体的动作过程，强化了“万物有灵”世界中各主体之间的互动关联，提升叙事的可读性与逻辑的严密性，同时保留原文“万物有灵”的灵性氛围，不损耗“万物有灵”的叙事感染力。

2.4.2. 精简表达以保留灵性内核

原文常以重复、铺排以强化节奏与情感，符合汉语叙事习惯；若逐字直译会使译文篇章拖沓，分散对灵性主体的关注。译者通过省译精简表达，删减重复表述与次要信息，聚焦核心动作与情感状态，在保留灵性内核的前提下，实现紧凑叙事，突出灵性主体。

例8：原文：更多鬼魂升不了天，就爬塔，一层一层往天上爬，爬到塔尖的鬼魂跳着朝天上喊，招手。(刘亮程，2018: 49-50)

译文：Most ghosts fail to ascend, and so they climb the towers, scrambling up storey after storey towards the sky. At the pinnacle, they jump and bob enthusiastically, shouting up at the heavens. (程异，2023: 73)

本案例原文采用汉语常见的并列结构，通过鬼魂爬塔时的重复动作及过程呈现递进节奏，拉近读者视角；鬼魂的“跳”“喊”“招手”等动作，则通过人类的具象行为动词，表现出鬼魂渴望升天的急切状态，同时原文辅以简练的语言、统一的叙事视角以及紧凑的叙事节奏，还原了鬼魂“爬塔”时的急切，是

以其灵性状态及情感得以再现。

程译本则在忠实传达核心动作的基础上,进行了合理的省译处理:将“跳”“喊”“招手”译为“jump and bob”和“shouting up”。根据剑桥词典,“bob”意为“to move quickly in a particular direction (快速移动,轻轻地快速上下晃动)”,并无招手的意思,因此在译者的处理过程中,省略了鬼魂招手的次要动作,以“enthusiastically (in a way that shows enthusiasm, 即热情地,激动地)”辅助鬼魂“蹦跳”“喊”以及“招手”的情态,传达出原文中这一系列动作所体现的急切与期盼,凸显鬼魂作为灵性主体所做出的主动行为与情感表达,契合其灵性特征。

省译并非删减内涵,而是聚焦灵性内核、优化语篇节奏,通过精简冗余表达将译文的核心聚焦于鬼魂“爬塔”,后“登顶”“呼喊”的灵性主线上,强化了鬼魂作为主体的能动性、目的性与主观性。通过删繁就简,译本将非人实体的形象鲜明呈现,实现“万物有灵”的跨语际表现张力。

2.5. 认知等效:实现通感意象的跨感官转化

通感是将描写某感官的词语用来描写其他感官的感觉,从而把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五感相互连接,激发读者的感觉联想[10]。这一修辞手法在《捎话》中彰显得淋漓尽致,作者用该手法将无色、无味或无形的“物”,赋予多种形态,打破感官界限,让抽象的灵性变得可视可感。程译本并未简单直译通感意象,而是通过跨感官转化达成英语语境中的认知等效,让译语读者在自身感知习惯中,同样体验万物有灵、物我互融的叙事内涵,实现“万物有灵”的跨语际有效传递。

例9:原文:噼里啪啦的屁声先在人头顶塑出四方的西昆寺,然后,风将声音拉扁成一只鞋形,鞋尖朝西,这只黑色大臭鞋哗哗啦啦地掠过房顶树梢,朝黑勒城方向黑黑地踩过去。(刘亮程,2018:10)

译文:The flatulent parps first formed a square Kun Temple overhead, then the wind stretched the sound into a shoe, a stinking black shoe that shuffled over rooftops and the crowns of trees, its point facing west, treading darkly toward Heile territory. (程异,2023:17)

原文中以“屁声”为听觉层面的主体,采用通感的修辞手法将其赋予视觉形态和嗅觉特征;而屁声能“塑造”出西昆寺,拥有建造实体建筑的能力;能被“拉扁”,拥有可触碰实体;还能“掠过”“踩”,拥有自主移动的能力;同时还是“黑色”“臭”的,拥有可视可嗅的形状与颜色。这些描写打破声音无色无形无实体的自然属性,将其塑造为有形状、有意志、能自主移动的施动主体,正是“万物有灵”的典型体现,而这灵性特征则是依赖于通感的构建与传递。

译文将听觉到视觉的通感用“formed”“stretched”处理为可被塑造、拉伸的视觉实体,将汉语中的意合式通感转化为译语读者可直观理解的具象形态;同时将静态的“黑色大臭鞋”译为“a stinking black shoe, that...”,使其从比喻对象转化为以“that...”修饰的持续行动主体,“shuffled (shuffle 的过去式)”在剑桥词典中意为“to walk by pulling your feet slowly along the ground rather than lifting them (拖着脚走,曳足而行)”;“treading (tread 的动名词形式)”意为“to put your foot on something or to press something down with your foot (踩,踏)”,这两个动词的使用,将风的被动产物“鞋形声音”变为自主行走、有方向感、有意图的灵性实体。这种静态视觉延伸为动态意象的处理,使声音的灵性从被描述和无法感知走向可见证的主体。此外,译者以“treading darkly”对应“黑黑地踩过去”,其中“黑黑地”既是视觉颜色(in a way that has little or no light, 即隐约地,漆黑地),也暗含阴森与隐秘的情感色调(in a way that is threatening or frightening, 即威胁地,令人恐惧地),译文以“darkly”一词同时承载视觉色彩与情感氛围,实现了嗅觉、视觉与触觉的跨感官等效,使其与原文诡异、神秘的通灵风格相契合。

通过意象的实体化延伸与感官特征的等效转化两重手段,译者在英语语境中完整再现了具有自主行

动力和跨感官穿透力的声音意象，将“有灵的声音”转化为译语读者可感的灵性实体，让译语读者共情万物同感、灵性互通的世界观，实现“声音有灵”的跨感官等效转化。

3. 以转化求忠实：“万物有灵”在英译本中的重生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捎话》程译本 *Bearing Word* 立足于“以转换求忠实”的核心翻译理念，通过动词选择、语义优化、语态重构、语篇调控以及认知等效五个维度，系统性地完整再现了原文“万物有灵”的叙事内涵：译者借助强势动词与抽象动词，将动物、声音等非人实体从被动客体提升为拥有自主意志和内在意识的施动主体；通过动副搭配与形名的搭配的语义优化，增强非人实体的灵性质感，显化其情感与状态；在句法层面通过语态转换，稳固非人实体作为施动者的句法地位，既显化施动者又统一叙事视角；在语篇层面以增译补充细节，以省译精简表达，理顺语篇逻辑并强化主体关联；还通过通感意象的跨感官转化帮助译语读者形成等效认知，最终在英语语境中忠实再现了万物通灵、物我互融的文学世界。同时需明确，上述策略的有效性根植于《捎话》以“万物有灵”为哲学基底、以散文诗化的意象流动与通感修辞并重的语言风格；对具有相似文化精神且偏抒情隐喻的作品有较强参考价值。

因此，这一核心叙事内涵的跨语际传递正是理解译本价值的关键入口。本研究从语言转化层面系统揭示了译者如何通过分层转化实现文学内涵的忠实传递，既阐释了“万物有灵”叙事外译的具体路径与实践价值，也为刘亮程作品及中国当代同类文学外译提供了可参考的分析框架，对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跨文化阐释与传播有一定的参考实用价值。

参考文献

- [1] 刘亮程. 捎话[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8.
- [2] Tiang, J. (程异) (2023) *Bearing Word*. Balesstier Press.
- [3] 武峰. 十二天突破英汉翻译[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 [4] 李腊, 贾晓庆. 中英互译中强弱动词翻译策略探讨——以 CATTI II级考试题为例[J]. 上海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41(2): 132-136+166.
- [5] 李佐丰. 文言实词[M]. 北京: 语文出版社, 1994.
- [6] 于善志, 卢姗. 二语抽象动词具身语义加工中的情境系统性研究[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21, 53(6): 900-911+960.
- [7] 张豫峰. 英语语态观与现代汉语语态研究[J]. 学术研究, 2014(8): 152-160.
- [8] 林正军, 王萌. 英语语态的功能-认知研究[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2020(2): 7-14.
- [9] 田艳. 冗余信息与增译和省译[J]. 中国翻译, 2001, 22(5): 31-33.
- [10] 汪少华, 徐健. 通感与概念隐喻[J]. 外语学刊, 2002(3): 91-94+112.